



和平军旅系列

阎连科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总 目 录

[和平军旅系列I](#)

[和平军旅系列II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和平军旅系列 I

阎连科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[小村小河](#)

[故乡的叹息](#)

[祠堂](#)

[乡难](#)

[从军行](#)

[自由落体祭](#)

[中土还乡](#)

[在和平的日子里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小村小河

引

有条河，始于白果山，源从山缝挤出来，哗哗朝东流。河两岸是高高大山梁，像两条僵死的巨人横卧着，河道被夹在山梁间，萎缩着身子朝前伸，共伸了十三里，被伏牛山下绝情的伊河吞没了。因此，这河就叫十三里河。

有谣说：

有河就有村，
有村就有河。
村是河的家，
河是村的歌。

十三里河流了五里，后山梁猛然拐个弯，在两座山梁当间留下一个窝，活脱是麻脸上的麻坑儿。

这坑里，有七户人家，几十口子人，一溜房屋，月儿似的弯在河岸上，这便是七姓窝村。

从七姓窝吐出一条小蛇路，一箭长短，爬过河上的老木桥，盘上前山梁，系着山梁上的黄土大马路，外面世界的人才知道，这马路下面，还遗落着一庄人家。

七户人家七个姓，很杂，梁、余、张、史、赵、吴、程。外村人说：

七姓窝的七户人，

清明上的七个坟，
开门种了七家地，
关门揣了七条心。

究其村史，也只一绳长短。大跃进那当儿，地区给县上修了小铁路，要在伏牛山下建造水库，不得已，水库上方人家，只得迁出，移到邻县去。乡人们遵着老规，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家茅草窝，穷死不离热土地。于是，就从伊河上方搬迁来了七户人，在这十三里河窄窄的河沟里，寻了这麻坑，住下了，繁衍了，成村了。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，也俨然成了一隅天地，一片世界。

第一章

—

梁婆，叫素月，六十几岁，像风烛残年的干母鸡，走路颤颤的，过桥浑身都发软。老眼也不剩几成光亮，还有风眼病，见风流泪，眼窝总是津津的湿，又深陷，好似两个被岁月剥得没了边沿的老枯井。这些时日来，风雨无阻，烧罢午饭，断了炊烟，梁婆就把麻沙沙的荆芥叶子，揉出汁水来，贴在眼皮上，一步三喘爬上坡，在马路上，双手搭眼棚，死着眼睛朝东张望着。

初夏近午，日光昏黄，凝着的白云，悬在空里，极像乏累了，懒懒的不动。远山近岭，静静的，没人、没畜。雁在头顶，也不叫，悄悄滑走了。日光和麦子，拌成花黄色，捂在山梁上。热气从地下翻上来，闲散地在梁上游荡着。远处，挡了视野的大山，闪着黄的反光。梁婆在这空寂的山梁上，呆呆的，任汗顺着脸纹流，不擦，也不动，就只朝着一个方向凝视着，像枯瘦的树桩子，遭了雷，没了枝叶，干了，枯了，孤寂地站在那儿。

她在等邮差。

邮差是七姓窝的人，张家大儿子，叫光亮。爹是县邮局的老伙夫，退休了，他顶缺，就跑这条道，一日一趟，午饭在家吃。天气好，他是准定要来的。可今儿，到了该来的时辰，他还没有来。

“娘，回去吧。”儿媳竹子，头上捂着围巾，怀揣满月的娃儿，来叫道。

“再等等。”梁婆依旧盯着东边的路。

“不定光亮今儿不来了。”

“再等等。”

“晌午错时了。”

“再等等！”

到底等来了。罢饭时分，光亮骑着邮车，从黄黄的日光里钻出来，先是一个小黑点，近了变成一个绿团儿。

梁婆叉开腿，拦住路，高声地问：“光亮——柱子的信哩？”

光亮下了车：“没有柱子的信。”

“你咋不把柱子的信给捎来呀！”

“就没他的信。”光亮又翻身上车，“吴家沟有电报，得赶快送过去。”他一晃，从梁婆身边过去了。

梁婆几趄趄，捉住车尾架：“我不信！都一个多月了，俺娃不会不给我写信的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再看看你的包包里。”

“给你说——没有嘛！”

“你看看，也费不了你二两力！”

“你这啰嗦婆……疯了呀！”光亮猛蹬着车子走掉了。

梁婆呆呆的，两滴泪顺着纹络流下来。

媳妇竹子，没有信，她好似没了骨架儿，软软地蹲下来，背对着娘，双肩微微地抽。

二

这会儿，他正和他的战友们蹲在战壕里。战壕菜畦一般，又浅、又烂、又弯，沿着山势蛇盘着。已经个把来月了，越南伙们（他们都叫敌人“伙们”）白日里藏了脸，冷枪冷炮不断线地打，不定哪会儿，炮弹就像雨滴似的砸下来，把战壕轰个一溜平。跟着炮停，伙们就狗一样扑过来，得直着身子把伙们打下去，弄不好就得脸对脸儿论输赢。

命都是在脖子上系着的，说不了哪天就落地丢失了，就像城里娃娃丢了脖子上挂的小钥匙。他曾想：什么是战争，战争就是把生命当成钥匙挂在脖子上，丢了，就去开地狱的门；没丢，就去开生活的门。

这是中午，天阴着，似乎要下雨，可总也不肯下。他们排在修战壕。修了轰，轰了修，就像和伙们拉大锯。

修好了，回到猫耳洞，躺在雨布上，他似乎有灵感冲动，突然又坐起来，取出一个红皮烫金笔记本，写下这样几行字：

躺在朝不保夕的猫耳洞里，我感到了军人的职责已经实实在在压到了肩头上。我在这儿朝不保夕，但有千家万户在和平的安宁中欢聚，我体会到了军人的伟大幸福。

收起笔记本，躺下来，他长出一口气，好像完成了一项使命。雨布发了霉，霉臭味直往肺里钻。这猫耳洞能待三个人。那两个，一个睡了，一个在看信。看信的突然说：“梁班头，你家今年要遭水，百年不遇！”

他头也不扭：“胡扯淡！”

“我姐在信上说了。她在省气象台。”

气象台算狗屁，还没有家里的盐罐预报天气准。他只是想，不接话茬儿，揉揉眼，从眼皮上抠掉一块黑东西。灰？泥？别的啥？也不管，随手扔掉了。自打上阵地，就不再洗脸，搓搓，一卷一卷往下落。

打仗，就是这日子。他想，别人能熬，我也能熬！何况是兵头将尾——侦察班长，何况是已有五年军龄的“老家伙”。不怕，熬吧。

当兵五个春秋了，有多少事情料不到。最料不到的是来云南边疆打仗。一九七九年，敲打过了，以为也就没事了，可这脾气上来就又接了火。我要不是侦察兵，怕也轮不到我头上。他想，新兵连那是一筐乱豆子，哪一粒都不知自个要被种到哪块土地上。一天，他和几个老乡上市里，闲逛百货楼，上了公共汽车，才知道身上没有钱。鞋里藏着黄土来军营，不买东西谁带闲钱去给小偷做生日。没钱，要丢脸的，可他并不慌，宁让那售票员妞儿嗓子唤粗，他也不动弹。到了百货楼，车停下，他找到售票员：

“大姐——车站到没有？”

“大姐”怔住了。她少说比他小三岁。“你去火车站？”

“哎，接个人。”

“快下去！快下去！”“大姐”忙不迭儿道，“去火车站乘三路车，这是二路。”

他们下车了，“大姐”自然没要票。

本是笑料，风传了新兵连。分兵那会儿，侦察连长听了哈哈笑，一拍屁股，把他领走了。

偶然，偶然透了。

当了侦察兵，就轮到到侦察分队来和伙们敲打。如果不是侦察兵……如果那次乘车带了钱……如果那次不唤“大姐”，任她奚落几句话……他一遍一遍地这样想，末了就对自个说：打打仗也好，十九岁进军营，曾经想混套干部服，到时候把媳妇户口迁出来，把娘接到城市，谁料，第一年不能考军校，第二年没考上……往后，年龄过了分水岭，提干的希望也就破灭了。眼下，打仗了，打得好，兴许会给“破破格”，要那样，日后把娘、媳妇接进城市，也就无愧于媳妇对我的恩爱，无愧于娘把我一筷子长短养成七尺汉的辛劳了……

三

他媳——竹子，是余家的妞，自小是和张家光亮好上的。两人上学一搭走，走久了，就生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来。学校在碾盘岭上的山神庙，离七姓窝五里路，他们见天顺着十三里河堤上学下学。河水汨汨的，叮叮当当响，打着旋儿朝下流。有时候，路丢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和平军旅系列（全二册）》阎连科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33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